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取小

第一二一三號
日八月一十年二十
日一初月十年亥癸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同日
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普
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馬路小樓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

偵探小說奪標收稿展期

收稿截止期展至陽歷十一月十日。定於十五日發表。本社徵求創作一千字內之偵探小說。大眾可自由應徵。惟稿以未經發表者爲限。初選三十名。由程小青趙茗狂張枕綠三先生閱稿取錄。用不記名式發表。復由初選被錄諸君。投票互選。當選第一名。敬贈現洋二十元。第二名第十三名。各贈現洋十元。其餘各名。亦酬贈有差。敬徵諸君。請於稿末敘明通信處。加蓋圖章。否則無贈。良晨好友社編輯部佈

本報再版

本報第七號至第十一號。均已再版印出。每份仍售大洋二分。其他舊各號。亦正在趕速再版中。所有購報定報欠缺者。俟再版出齊併寄。諸希亮察。良晨好友社啓

鵬聲週報

天津鵬聲週報。爲華北諸大名傢撰述。內容小說劇談諸文筆記小說。全年大洋九角。(新訂優待最小報定戶辦法)……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正在定閱期內。來費兼定鵬聲週報者。半年只收大洋四角。全年只收大洋八角。寄費一律在內。郵票十足通用。上海獨經理良晨好友社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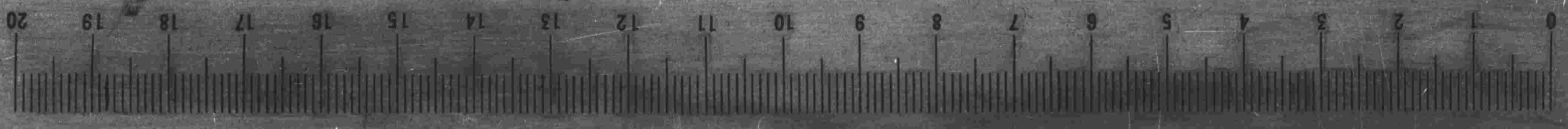
鵬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十五份。原價大洋四角五分。合購廉價大洋二角五分。存報不多。欲購請速。良晨好友社啓

上海小說專修學校緊要通告

本校自登報招生以來。有志小說諸君。紛紛報名。本校爲便利學者起見。特定通融辦法如下。報名入學。可自即日起。函報名繳費。無論本外埠。本校繳費。學時繳五元六角。二個月後繳四元。一個月後再繳三元。五次者。入學時繳三元。以後每月預繳二元半。校長張舍我佈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當即遵照辦理。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短篇小說

金錢教育

周振聲

孫毓琳那個小孩子真頑皮。一天到晚。祇知道遊玩。在學堂裏。一點不知道讀書用功。聽說他在上課時。坐在位子裏。還縫皮球咧。到放試時候。更無頭緒了。教科書放在他面前。他連翻都翻不著題目在那裏。所以大考的榜上。總是他的名次倒數第一名。

像耳邊之風。他父親奈何他不得。只得當他一個沒希望的孩子。一天。毓琳的父親。在心聲雜誌上。見了一篇何海鳴做的「倡門教育」。他忽然嘆道：『有了。我兒子到光明路上去的法子有了。我何不立刻就實行呢。』

毓琳每天總要到父親那裏去討錢。買零星吃。今天去討。他父親忽然狠和氣的對毓琳道：『你聽著。自今後。你每天從校裏回來。便要將你本日讀過的書。還講給我聽。數學演給我。隔一星期。我考你一下。要是你放得出。沒有大疵。我便要每星期給你一塊錢使用。星期日。還伴你去戲園。』毓琳心想。這樁事容易得很。校裏功

最小第一百廿三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三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智僧

童心圖譯

有很多的人帶了一羣馬。經過高山。每匹馬負了二包東西。一包在這邊。一包在那一邊。他們不十分熟悉路徑。況很少的人居在山裏。不多一時。他們就失了一匹馬。他們極力的找着。但終不得。

過了幾時。他們在路裏遇到了個老和尚。他們就止了步說道：『請午安。』

『你們失去了馬麼。』那和尚問着。

『是。我們確有過。』他們說着。心中都很快樂的聽得和尚問起那馬。

『那匹馬豈不負着二包東西嗎。』

和尚問着。

『確是這般的。』他們答着。

『糖不是負在右邊。麥負在左邊嗎。』和尚問着。

『是的。的確很對。』這是答語。

『他左眼不是瞎的嗎。』

『是這確是我們的馬。』

『一只牙齒不是落去了嗎。』

『是落去了下邊的一隻門牙。』

『他一足有病。不能走得很平坦的。』

『是。確是他。現在他在那裏。』

『我不知道。』那和尚說。『因我沒有見過他。』

當時那些人就說：『噯。你是強盜。你偷了我們的馬。和拖負的幾包。』

糖和麥。你把他藏去了。』他們很

怒的就捉了那和尚。到近城的審判官處。告訴了那審判官。以前的事情。

『你見過那馬麼。』審判官問着。

『沒有。我沒有見過。但我見過那馬跡在遠處的大路上。』和尚答着。

『你見過那二包糖和麥嗎。』

『先生。沒有。』他說。『但我見許多蒼蠅在這邊。及很多螞蟥在那邊。』

『你如何知道他瞎了左眼。』

『因他並不喫左邊的草。』

『你怎樣知道他落去一只牙齒。』

『因他並不喫清草。每次終剩一些。』

『你如何知道他一足有傷呢。』

鄙人有汪洵手書真
屏條四幅茲欲廉價
出讓欲得者請匯洋
四元卽行郵奉郵花
不收空函不覆上海
愛多亞路十一號和
大洋行吳興豪啓

余缺學生雜誌拾卷
一期至七期七冊願
割愛者奉以相當報
酬惟以書本無損及
先至者爲限否則郵
壁廣德第一高小吳
永才

增學旬刊
第五期出
版

本刊內容豐富
有文苑小說餘
興等欄每份洋
二分外埠加郵
費一分總發行
所東台碼頭上
增學旬刊社

李松影主編的文星
已於九月十五日出版
內容極有趣味第
一期大贈送函索附
郵票一分即寄 通
信處江蘇如皋迎春
橋南首

王受生書刻
茲因索居無恒願以
雕虫小技與海內同
文藉結文緣雅不欲
效虛名之士釐定潤
格故事誇張凡願賜
教者暫以石章爲限
每字一洋至多不過
四字過大過小者倍
之點文不刻一星期
回件收件處上海新
碼頭良晨好友社

芝蘭社徵求社員本
社專以研
究各種立
學爲宗旨
(如小說
詩文等)
并擬發刊
雜誌海內
同志願加
入者請投
函上海
渡盛蘭

(一)本社以交換心智研究小說作品扶掖新進作家冀間接移易社會習尚爲唯一職志
(二)社友無定額除原有五十餘名外廣徵海內同志凡贊成本社宗旨者不論男女均得入社徵足新社友百人卽行成立

百人即行成立

(三) 社費全年國幣六元分二次交納入社時付三元半年後續付三元如全年一次付清得減作壹元或隨四個月一付者每次應納二元二角

(四)本社無社長名目社務由發起人主幹

(五)本社特延海上英年作家如劉恨我程劍魁潘逸園諸君撰述關於下列各種性質之論著曰「短篇小說」「長篇小說」「韻文小說」「短篇說選」「小品文字」「廣告學」按週寄發各社友以資參考諸君皆愿想新穎堪爲模範文字一洗陳腐之氣而印刷精良可裝訂成冊

(六)本社除出版譯義外另出「說海潮週刊」一種社友均得贈閱非社友每冊售小銀圓一角半該刊布面袖珍裝做日記冊式桃林紙精印小說雜作以外凡日記冊應具要素如火車時刻郵政章程各種常識一週日歷記事用空白紙名片夾等無不應有盡有尤屬生面別開

(七)社課按月四次不限題目惟須由社中規定性質例如家庭號離婚號之類作就寄社擇尤刊布於「說海潮」如是則「說海潮」每期出特號宛如一部社會小叢書闢說界空前創舉

(八)社址在甯波江北岸老英公館街四號盧却生寓將後擬在滬設代理處辦事細則另訂

幹事 唐和華 盧却生 江劍禪 介紹人 田季恆 朱松廬
張慶霖 董異觀 全啓

醫藥常識廣送大眾

鄙人近著醫藥常識一書。爲家庭所必備。內容八十餘頁。現已出版。廣送大

衆。凡聲明由最小報介紹。向上海五馬路廣福里七十六號鄙人索取者。卽贈一冊。郵索毋須附郵費。

王雨三啓

王雨三啓

「因一足的馬跡很輕。」

「你確是個很聰明人。」那審判官說。你可去了。我不罰你了。但我要罰他們每人洋二十元。因他們給了你好多的煩惱。」

「先生。謝謝。」和尚說。『你確是個公正的審判官。』

瑣事

朱維基譯（葉霍甫著）

彼得堡的地主裴列夫。是一個三十二歲左右的人。有一次旁晚時候。拜訪歐銀夫人。他和伊是有暗昧關係的。他們如今仍舊繼續關係着。既不新奇。又無趣味。

他找得歐銀夫人不在家。便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小臥等候着。忽聽得一個孩子的聲音說：『裴先生晚

安。母親不一刻就要來的。伊同宋的母親好呀？』

阿沙正在這個時候。把他左足的足趾拿在右手裏。却被引入最粗魯的詰問中去了。他顛倒過來。跳站起來。打從大燈罩的下面閃眼絲絨的短外衣。和一雙長黑襪。攔腰仰臥在另一只沙發的絨枕上。顯然模仿着他不多幾時在馬戲場中看見的走繩索者。先舉起一只腳。然後別一只。他美妙的脚因疲

之後。移動他的手。很奮勇的撐坐起來。這一切的動作。都出以嚴正的態度。呼吸短促。好像他自己覺得老天把活潑付與小孩。是應該這樣做。才不算辜負的。

裴列夫道。『噲。小朋友。你好呀？是你嗎。我倒沒有注意你。你

在晚上薄暮之中。阿沙的面孔。附着灰白的前額和隱健的黑眼。

■最小第一百廿三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三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使裴列夫記起歐銀夫人在前幾頁的浪漫史中的時候。他想要感動那個孩子。

他道。『到這裏來。來給我細細看你。走近些。』

孩子跳開沙發。跑到裴列夫處去。

裴列夫置他的手在瘦弱的肩上。

說道。『什麼。你怎樣過活的啊。』

『我將如何說呢。……比從前總

好得多了。』

『怎樣。』

『很簡單。從前。宋霞和我不過需音樂和讀本罷了。但現在我們學習法文詩了。你不多幾時剪了髮嗎。』

『是的。不多幾時。』

『那就是我所以注意你。你的鬚

鬚短些了。我可以動他……這有『不一些不。』

『為什麼你拖一根頭髮有害處。』

但你拖了一把却一些沒有害處呢

。『噯。你曉得你沒有邊唇鬚。却

很可憐。可應該剃這裏。但兩邊：

……留頭髮在這裏。』

孩子緊壓在裴列夫身上。玩弄他

的表鍊。

他道。『當我到健身房去。母親

將去給我買一只表。我要問伊給

我買一根鍊條。像這個一樣。父親

也有像這樣的一根。但你的條紋

。就在這裏。他的有字……裏面是

母親的照相。父親現在另有一條

表鍊。不是接鍊的。但好像一條絲

『你怎麼會知道。你看見你父親嗎。』

『我嗎。唔……不……我……』

阿沙臉紅了。知道探出了謊言

。手足不知所措。忙把指甲搔那

鈕扣。裴列夫一動也不動地望他

的面孔。問道。『你看見你的父親

嗎。』

『不……不！』

『但是。你做得誠實些。——敬重你

自己。我看你的面孔。我可以曉得

你不對我說真話。假使你隨口錯

說了一句。又何用支吾不定。告訴

我。你會看見他嗎。我們做朋友罷

嗎。』

阿沙熟思了一會。他問道。『但



女畫。有滑稽畫。有風景畫。

格式特別。印刷精美。或印紅色。

或印綠色。或用瑞典紙。或用上

等毛邊紙。任憑選擇。購備自用。

足見考究。分贈親友。費少惠厚。

每大洋貳角購一百張每

大洋壹元購七百張每大

洋貳元購一千五百張

加免費寄
用通票郵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行



良晨笑

柳綠



你不告訴母親嗎？」

「還有什麼。」

「照你的誓約。」

「我的誓約？」

「發一個誓。」

「你是這樣的一個壞東西啊！你要把我當做什麼啊？」

阿沙四面觀望。張大了眼。開始低語。『單爲了上帝的緣故。別告訴母親。決不要對無論那一個入講。因爲這是個祕密。上帝禁止母親應該會知道。那麼我。宋霞。和柏勒格亞將要爲這個得報酬了。』

：聽着。宋霞同我每禮拜二和每禮拜五總遇見父親。柏勒格亞在午飯以前。領我們去散步的時候。我們走進愛勃泛糖果店。父親等。

「你在那邊講些什麼。」

「對父親麼。不講甚麼。他吻我們。抱我們。並且還對我們講各種『啞怎樣啊。』

着我們。你曉得他常常坐在另外的房間裏。那邊雅致的大理石檯子。和一只槐木盤。好像沒有背的鵝兒。……」

「你在那裏什麼呢？」

「沒有甚麼。第一。我們寒暄一下。然後我們坐在小桌子的旁邊。並且父親還拿了咖啡款待我們。你曉得宋霞吃肉麵餅。但我却不

能忍受包肉的餅啊。我歡喜菜和蛋做的餅。我們吃得這樣的多。簡直後來午飯的時候。我們試着盡我們力量所能的吃。那末母親不注意了。」

「你在那邊講些什麼。」

「對父親麼。不講甚麼。他吻我們。抱我們。並且還對我們講各種『啞怎樣啊。』

「啞怎樣啊。』

發笑的故事。你曉得。他說等到他們長大的時候。要把我們帶去同他一塊兒住。宋霞不要去。但我却說了一個「是」字。沒有了母親當然是冷靜的。但我會寫信給伊。怎樣的好笑。那末我們在假日可以到伊那兒去。我們能夠麼。不但這個。父親還說要給我買一匹馬。他真是個好人。我不能明白爲什麼不請他同伊住。或爲什麼伊說我們一定不可去遇見他。他的確很愛母親。他常常追問伊怎樣。和伊在做什麼。伊病的時候。他像這樣的抱他的頭。……不住的跑。他常常叫我們順從和敬重伊。告訴我。我們不幸是真的嗎。」

「啞怎樣啊。』



編輯人語
本報歡迎投稿。如創作或翻譯的短篇小說。小說作。法研究。中外小說批評。小說家遺聞軼事。專談。遊記。諧文。雋語等等。皆在可錄之列。花史舊劇評不收。濫泛罵人或態度暗昧。如所指人物。僅以某某字樣為代。取巧不敢負責。尤所深惡痛絕。來稿附有十足郵費者。不刊即退。

陳先這三陳。再不發達。真是不造化極了。

謝文人之賜

祥餘

政客因為私利起見。就勾結軍閥。憑了三寸不爛之舌。說得軍人動手。小百姓遭難。
主人因為黨派原因。(亦可以說是金錢主義)就大大鼓吹。憑了一枝秃筆。引得軍人打仗。小百姓遭難。
現在直派反直派急接近。文人就大大鼓吹「從實力上做去。」將來固然從實力上做去。那文人的偉勳奇蹟。(鼓動打仗的一份子)總要流芳百世。小百姓所受的賞賜。亦當每飯不忘。我先得這裏

教育界之三陳

祥餘

上海有了一位黑夜潛逃的校長陳織云。杭州又有了一位捲款潛逃的陳頌南。真是無獨有偶。青年的受害。真非淺呢。校長是一校之主。學校是教育機關。培養新青年的地方。這二位心目中。大約當

學校是營業機關了。校長好像是經理。不得了。便一走了事。唉。教育是立國的根本。中國教育如此。還不可嘆麼。偏偏北京教育部又開薪。那位陳次長說。『挨不上烟楊。』唉。烟楊是立國根本的財源。虧那位陳次長說得出來。這三位有了生真是教育界的怪傑。中國

最小第一百廿三號.....第四張.....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廿三號.....第四張.....良晨好友社印行

合十以謝文人。

銘心刻骨之言

童心園譯

囊中空虛。勝於腦中空虛。
願行之事。不覺其難。
買物勿起除欠之念。
驕傲所得之損失。甚於飢寒所遭之痛苦。
世間萬物。無一非我讀本。
不適用之物。雖價廉物美勿購。
精確為誠實之辯。
良善之國民。終不願犧牲聲浪及選權以誤國。
辦事須心靜。

祝王欣甫八秩雙壽代作

張枕綠

牧民而治咸懷德。教子成名未斷

機。各有千秋事業在。偶然迴想不相奇。

畫蘭吟句尋常事。亦有風懷勝後人。試撫鏡中雙白髮。還看紙上滿陽春。

送客遇故人遠歸

邱劍飛

送客仍迎客。深悲會而稀。三秋幾日雨。萬里一人歸。一弟呼相拜。親朋問已非。別來今五載。語罷淚沾衣。

蘭絲集 (三)

王受生

●神祕

經過梁家花園的時候。希明的傷心是不用說的了。
他是個孤獨無味的人。前途是危險極了。不過那死神。還留着二他的足跡了。

